

# 遇见一位网约车司机

章新宏

永州，一座我曾知之甚少的城市。课本上的“永州之野产异蛇”，再加上一位来自永州的同事，便是我对永州的全部了解。

而真正让我对这座城市骤然心生好奇的，是一位网约车司机。

正月里的一个傍晚，我叫了一辆网约车，司机姓荣。核对完手机尾号，荣师傅便一路沉默地开车，眼神略显孤寂，望着前方。

我不喜这般安静，便没话找话地搭起腔。

“四川人吧？”

“湖南的。”

“过年回老家了吗？”

“老人不在了，回去没意思。”

轻飘飘一句话，却如一堵厚重的墙压向我的心口。

也许是想打破有些沉重的气氛，也许是留意到了我身旁的手风琴，一阵沉默过后，荣师傅忽然主动开口：“你搞直播吗？”

“搞直播一定要去我们永州。”

“去永州一定会让你火。”

“各个地方的网红大咖，现在都在永州。”

一连串的话语，激起了我的好奇：“为什么？”

荣师傅一改刚才的沉静，往上伸直

身子，不再瘫软在座椅里。脸上一直挂着的凝重，突然消失不见。他的嗓门开始大起来，大得有点像要吵架一样，中气十足。我假意调整坐姿，避开他那“大喇叭”的锋芒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们永州的球队，夺得了‘湘超’冠军。”荣师傅语气里的自豪感，雨点般扑面洒落。

他的口音浓重起来，让我更觉得亲切。我是江西人。历史上的“江西填湖广”，让我们天然具有亲近感。我与荣师傅本就算是“老表”。于是，我们的聊天变得热络起来。

聊体育我自然是开心的，尤其跟非职业圈里的人。一种小小的得意在我心中悄然滋生。荣师傅不知道，我的手提袋里，正躺着一份今天下午才收到的关于体育强省的文件。

犹记得2014年，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出台。彼时我任基层体委主任不久，如何打造体育强区，连梦里都在琢磨。虽

然陆陆续续推出了几项赛事，也有了有些知名度，可与“苏超”“湘超”相比，始终不是一个量级，更缺少如荣师傅这般四溢的自豪感与滚烫的家乡情怀。

永州队夺冠，可谓意料之外。组队之初无甚能人可选，比赛伊始，也没几个观众。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由高中生、大学生、教师和火车司机等拼凑起来的球队，硬是凭着一股“光脚不怕穿鞋”的狠劲儿，越战越勇，遇强更强，跌跌撞撞杀出一条血路。当他们把娄底、长沙、常德等强队一一斩于马下时，永州全城沸腾了。球迷观战热情高涨，还搞出了爬到赛场周边树上观球的“树上挂票”等花样。

“你知道吗？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也想一探永州的神奇，晕车的她让儿子开着三轮车，载着她赶了4天的路……”这个�故事，我猜荣师傅已经讲过不知多少遍。

“这个春节，永州好多江苏客，当地老百姓自发到高速路口迎接，把他们接

到家里，免费吃住……”“迎接”一词在他嘴里，带着几分得意劲儿。

“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”

“刚参赛的时候，我们要啥没啥，连个像样的体育场都没有。如果不是这次夺冠，不可能迎来今天的‘泼天富贵’，再不赶紧接住，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”

春节长假，500多万人次游客，50亿元的旅游消费……一个个实打实的数字，如数家珍一般从荣师傅嘴里蹦出。末了，他意犹未尽，总结式地感慨道：“把家乡发展好，不用再背井离乡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、再下一代。”

到家了。下车时，我冲荣师傅笑了笑，背起手风琴，提着手提袋，脚步比上车时轻快了许多。一路的交谈，像一阵暖风吹散了夜色里的沉郁，也让我忽然明白，真正点亮一座城的，不光是光鲜的名号与亮眼的成绩，还包括普通人骨子里对故土最滚烫、最执拗的热爱。

有机会，想去永州看看。

写文章有时难免引经据典。普通人总要搬出大人物、大事件来论证文章的说服力，但因读书不多不深，往往不能融为一体，破坏了文章的气脉。善于写文章的人则用典自如，读起来让人感到舒服自然。

比如史学家陈寅恪1938年6月作于云南蒙自的《南湖即景》。“景物居然似旧京，荷花海子忆升平。桥边鬓影还明灭，楼外笙歌杂醉醒。南渡自应思往事，北归端恐待来生。黄河难塞黄金尽，日暮人间几万程。”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此诗用典多且密，但又没到晦涩的程度，对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大致能猜到作者之意。以最后一句为例，“日暮人间几万程”，用的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的“日暮途远，人间何世”。

诗能呈现此种风貌，是陈寅恪深厚的古典功力所致，情绪与观感都在言说古事兼指时事中呈现。这种“暗”功夫，是把烂熟于心的人与事藏头去尾地写出来，古典与今事随情绪往前推进。

另有一种“暗”功夫，不是在诗中有技术地铺排古典与今事，而是作者出于种种思虑，不明说直说，有意写下的句子，都是写作者功夫“暗”藏的体现，是写作者的心营意造。既然是心营意造，怎会轻易示人？清人陈祚明在《采菽堂古诗选》中说“言情不欲尽，尽则思不长”。我理解的“尽”是一览无余之感，如此写文章就失去了回味无穷。不管是诗还是小说，我以为总要把自己的心思藏一点，与其声嘶力竭宣泄无余，不如用技巧地写、淡淡地写，露一角即可，不要让人一下子就看明白。

对写作者而言，隐隐地写，则是写作水准的体现。写作是一种智力较量，刘勰说，“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，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”。写作者因为情感催动而发出文辞，但优秀的作者往往暗藏心思，粗心的读者一目十行读过去，没有任何印象。所谓“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”，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做到。从这个角度讲，读者能否辨识作者的“暗”功夫，也得自己有功夫。

## 功夫「暗」藏

朱洪涛

## 在深圳「闲」居

叶伟民

我常幻想到许多城市闲居，例如在午后的苏州听评弹，雨天的绍兴喝黄酒，或到阿勒泰的夏牧场骑马。但当这一天终于来临，等待我的却是与“闲”无关的深圳。

妻子要赴香港深造，我们只得从杭州移居深圳。我多少是有些不愿意的。杭州多好啊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深圳却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，似乎忙到停不下来。

就这样，我们作别江南，载着满车书和玩具，一路南下，最后沿伶仃洋东岸入深圳。这个700多年前文天祥留下绝命诗的海湾，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具科技感的地方之一。我们的车像一只奋勇的甲虫，扎进接天的高楼群里，从南山开到罗湖。

白天，妻子上学，我就在家带孩子。罗湖挨着香港且开发较早，像是复制版的旺角，人口密度大，人行道连打个伞都不从容。孩子直接被挤哭，吵着要去西湖。邻居老太太见了，叫我带孩子去公园，“好好找找，还蛮多的。”开始我并不在意，哪里有什么公园？某次真的打开地图搜，却发现图标星星点点，撒芝麻似的嵌入街头巷尾。

于是，我一手推着孩子，一手端着导航去找公园，结果来到一处立交桥下。方寸夹角地里，挤着些健身器材、秋千、跷跷板和塑胶跑道，墙角还有直饮水和涂鸦。精致是精致，但硬要说是公园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

孩子倒不挑，直接玩起来。我坐在一旁长椅上，怀念起北京陶然亭的芦花、苏州园林的水榭、杭州湿地的鸬鹚、兰州黄河滩的落日……我一直以为，这才是公园该有的样子，或有历史尘烟，或有浩荡之景，或有亭台风月。而今置身这个桥底“飞地”，身边车轮呼啸，只觉得恍惚。

为博孩子新鲜，我隔三差五就带她去找新的“公园”，在街角、菜市场、地铁口……它们自由散落，不拘一格，像是这座城市藏在忙碌表象下的“暗格”。这些公园的“散”和“小”，初看觉得敷衍和充数，仔细体味却胜在“近”和“开放”。每张椅子都可能坐过外卖员、插画师、滑板少年、菜场小贩或网约车司机，他们随意小憩。这小小的公园对他们不回来路，也不回去处，如同这座移民城市对每个闯荡者的包容与接纳。

还有一群人很打眼——写字楼职员。到了饭点，他们就三三两两过来，嘴里聊着“融资”“估值”“算法”“现金流”……这些话题可能会带到某个街头快餐店，也可能停在某张石桌，最后终结于某个不期而至的远程会议。

还有一群人独来独往——竖个直播架，放个笔记本电脑，再铺张瑜伽垫，一天就开始了。他们做直播，开选品会，或者时不时做起瑜伽倒立，一副既忙又闲的样子。

不少人遇见我都会多看两眼，大概觉得奇怪。每当我背着妈咪包，拎着卡通水壶和女儿蹲地上挖沙时，便引来关注的目光，仿佛提着我的耳朵问：“这浓眉大眼的，竟然不上班？”

有人“闲着忙”，就有人“忙着闲”。在深圳，第一代“开荒牛”已到退休之年，这些银发族有时间去更新更大的深圳湾公园、人才公园或前海石公园。他们学摄影、学修图、学AI，把“闲”当成正事来“忙”。也许，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闲下来，才会打心底把他乡当故乡。

我也不那么想念西湖了。一年后，孩子上幼儿园，我接着写书、讲课，日子又忙了起来。许多个欲闲而不得的夜晚，我就想起那些街角公园。要是能找一张长椅，晒个太阳打个盹，那该多好啊！



油画《春花》，作者徐翔。

## 大地

本版邮箱

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### 花事

胡容尔

骤然就开了  
杏花、桃花、樱花、野蔷薇、蒲公英……  
绢帛般的花瓣  
芬芳的春天  
这么轻柔

风一吹就散了  
杏花、桃花、樱花、野蔷薇、蒲公英……  
蝴蝶数着飘落的花瓣  
像在翻阅几页信笺  
这么轻柔

### 春天里

徐春芳

樱花飘落  
阳光飘落  
笑声飘落

在春天里  
人活成了光  
闪闪发亮

清明雨，像一排细密的绣花针，神奇般地绣出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。

绿毯上，杨柳草头顶白茸茸的薄霜，浑身上下翠色欲流，细碎的黄如坠入草丛的星星。

记得儿时和小伙伴欢呼雀跃，手拿竹篮飞奔在田野上，四处寻找那些躲藏在深草里的杨柳草。每当看到它们蜷缩的身体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惊喜地叫起来：“这棵真大呀！”于是，蹲下身，手小心翼翼地探过来，紧跟着“啪嗒”一声脆响，一棵水灵灵的嫩芽便躺在竹篮里。那股特有的、混合着雨水与泥土的清香，瞬间飘散在空气中，飘得老远老远……

我和妻子都喜欢吃杨柳饼。杨柳草采回家，择净、清洗，用刀剁碎。转眼间，满竹篮的杨柳草刺成了软绵绵的绿泥巴。再加入少量的水和洁白的糯米粉。妻子心灵手巧，将那团雪般的白和翡翠般的绿揉成了碧玉，最后掌心轻轻一压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碧盘。

烧红的铁锅里倒一圈菜籽油，铁锅“滋滋”作响。妻子把一个个绿饼小心放入油锅里，油花在锅里一个劲地欢跳着。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，火苗伸出红舌头，不停地舔舐着锅底。直到闻到焦香味，绿莹莹的饼镶上了一层金边时，给它们翻个身，煎另一面。一时间，糯米的甜香、草木的清香，混合着炊烟，飘过窗棂，飘过庭院，荡漾在村庄的上空。村庄浸泡在香气里。

杨柳饼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人情往来的“香饽饽”。绿饼刚起锅，母亲就装满一大碗让我送给左邻右舍。

礼尚往来，乡邻们煎饼时也会还礼。那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刻，香气往往在巷子的青石板路上撞个满怀。村里曾经有两家因宅基地界线闹得不愉快。清明时节，一家端着一盘金黄的杨柳饼送到另一家门口，那家先是一愣，随即露出笑容，还盛了一碗自家腌的糟鱼还礼，从此两家和好如初。

我家搬到县城后，清明时节，妻子想吃杨柳饼，就用绞肉机粉碎杨柳草，用电煎锅煎，煎得两面金黄。厨房里没有烟雾，更没有草木的味道，煎出来的饼好看得像用模具制作出来的一样。我咬了一口，眉头立马皱了起来，味道大不如以前，细想起来，可能是少了那股柴火独有的烟火味吧。

恍然间，堂姐着人从乡下送来一袋杨柳饼。袋口扎得紧紧的，草木的香气还是钻了出来。抓起一个塞进嘴里，顿时口齿生香，呵出的气都带着家乡的香味。问堂姐为啥这么香，她在电话里说：“守着土灶烧了一堆柴火呢。”听着熟悉的乡音，仿佛看见堂姐在灶前灶后忙碌的身影。

楼下邻居是个老太太，当妻子递上那盘还带着微温的绿饼时，她满眼惊喜，用鼻子凑近一闻，发出由衷的感慨：“这才是小时候的味道。”隔天，老人送给我一瓶她亲手酿制的青梅酒。礼尚往来，让这栋居民楼散发着少时村庄里的温情。

刘立新

## 一枚杨柳饼

84岁的表叔打来电话，他筹备数年的“汉江记忆艺术馆”快要开张了，邀请我回去看看。这是我们共同的出生地湖北郧阳（今十堰市郧阳区）那个叫“青山”的大山里，诞生的第一个艺术空间，而且是由一位乡村摄影家自费筹建，实在让人惊叹。

表叔说，这五六年来，他在用尽全力完成一件作品——在汉江边的自家宅基地上，新盖一幢二层小楼，在那里，整理收藏自己半个多世纪来使用过的20多部相机、100多件摄影器材，两部江汉主题百米摄影长卷，还有两百件白酒、奇石、农耕文化生活用品……

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表叔天天背着相机到处拍照。对他的真正了解，其实是在近两年时不时的通话里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在县城运输队当货车司机的表叔送货到北京。到了北京后，他突然决定，为刚过而立之年的自己实现一个埋藏了几十年的夙愿——花近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上海红梅牌折叠相机。这个痴迷摄影的青年，从此踏上了一条用影像留存汉江记忆的路。

90年代中期，汉江上架设了当时亚洲最大跨度斜拉式大桥——郧阳汉江公路大桥。为了拍摄汉江，表叔使出浑身解数，终于在桥上找到一处绝佳拍摄点，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只为了守候日出日落时的最佳光线。

2019年，77岁的表叔再次来到这座大桥拍摄汉江。在同一处地方，他守候了一整天，终于把汉江上空的

## 为汉江存留记忆的人

王成伟

太阳和月亮同时拍进一个画面。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。非同凡响的美惊撼了摄影界，这幅作品获得了国家级大奖，也让汉江边的家乡人骄傲。

表叔，这位自学成才的草根摄影家，花了20余年拍完家乡的村庄、溪流后，开始计划拍摄汉江沿岸湖北、陕西等地的50多个市县。谁知还没起程，不小心掉进了江里，摔断了腿，还查出了肺癌。幸好，并未腿断复了，还发现肺癌是一次误诊。这次意外让他意识到：人活着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，就多么幸福！出院第三天，他拄着拐杖，花了“大钱”买来人生第一台进口品牌相机。钱不够，硬是说服老板赊账5000元，过了半年才还上。

表叔从汉江源头陕西宁强出发，历经汉中、安康，沿江而下回到湖北十堰，之后是襄阳、荆门、孝感等地，最后来到汉江汇入长江的入口武汉。历时3年，走遍总长1577公里的汉江，为汉江留下了从未如此完整的美丽记忆——《千里汉江图》。

作为出生在南北水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的一名摄影者，自然无法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旁观。2013年，表叔从丹江口水库出发，来到南北水调中线工程渠首——河南省淅川县陶岔，经过南阳、平顶山、许昌、郑州、焦作、新乡、鹤壁、安阳，一路拍摄到河北的邯郸、邢台、石家庄、保定和天津外环河，

之后抵达北京的团城湖和密云水库。那半年，他自费五六万元，横跨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天津和北京五省市，单程跋涉1432公里，完成了一生中又一个拍摄壮举。

在天津古文化街，他专门到赫赫有名的泥人张门店刻过一枚印章“大江北去万里行”。10多年后的今天，表叔以此为名，选取了500张照片，构建了150米长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摄影长卷，为汉江摄影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。

表叔不喝酒，却有个嗜好，无论到哪里拍摄，都要收集一两瓶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酒，再到江边找块好看的石头带回家乡。即将诞生的艺术馆里，收藏着200多瓶各款特色酒和100多块奇石，记录下他这一生行走过的100多个县市。他说，每一款酒，都是汉江水混合谷物酝酿的天地精华，是可以长久储存传承的汉江味道；那些石头，更是与汉江同寿的生灵，立于历史的长风中，化为汉水的无声使者。

我的表叔，在他垂暮之年仍在为故乡的汉江留下尽可能多的生命记忆，给岁月变迁中的后世子孙留下更多可触摸的念想。汉江或已记住了他的名字：罗喜周。

